

史怀

史懷卷十

明景陵鍾惺述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彊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愿慤而微近于闇與慤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豫用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旣處置不當招釁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鼂錯以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質實近古是又其愿慤謹守之一驗也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綰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襍于眾草之中非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亾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卽位六

年矣承文景富彊技癢欲有所爲而休息已久臣民習于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事匈奴初著先爲此詔講明漢過不先之義爲征伐張本以有辭于臣民耳識微之士當于此遏其萌而王恢以貪躁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爲此輩功名之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于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

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古今承平亂本不出此語然處置此輩自有方略上之使爲我用次之不爲我患不爲患卽爲用矣謹察二字恐未盡止亂之義也

武帝雄才大略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爲之者也班史贊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傲之以必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

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年人
安能久堪霍氏之專而拱己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
能待之于宣帝矣光愚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
夫然武帝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
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
帝時已早爲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于馭吏非刻
于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
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
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模寫俗吏情形

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至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眞作用也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勿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符瑞之說千古驕主諛臣欺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興一仁政一仁言生焉眞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言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亾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貽謀特識遠見之言壹似有隱憂者豈庸主庸臣所知讀班固贊所云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數語爲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于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闇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爲美談何害于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帝清言玄遠

王導比之懷愍其意正如此

元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人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陶王至以銅丸撻鼓中嚴鼓之節幾用此代太子人主習尙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派伎倆或至以此與臣下角勝交相矜慎則帝王風量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爲奇快嘗讀史至藝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爲之氣塞劉歆云猥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

之而學士棄去之爲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詞臣不讀書者爲之悚然

成帝失德莫大于寵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然趙氏之禍止于絕後王氏之禍至于亡國趙氏爲惑溺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入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閒苦趣
未有不生于可欲者

大刑用甲兵兵刑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
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虞以至漢言刑而兵制之得
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爲一事作一
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子一事者
乎

食貨志

鼂錯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
然後歸重以粟爲賞罰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

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輸粟入太學入穀贖罪亦以粟爲賞罰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賈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殺雜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竝行况又過也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誠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殺雜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鑄不禁而自止矣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農穰穀至

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

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倣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爲壽昌所詘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楚元王傳

劉向

劉向好枕中祕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躁誕
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奇之常卒以經術起家事主
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擁戴王氏之杜欽谷永
張禹輩爭始終爲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兩
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愬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
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
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甚不可解
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殽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
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
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

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
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
亾漢之禍者不外于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
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
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
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
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
人也反乘閒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
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
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
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尙書自若也反使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
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
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
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
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
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
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
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
向事元帝困于恭顯事成帝困于王氏二主世濟其